

雪

□ 路雨

突然 那份
隐喻在内心深处的白
以一种强大的力量
跃出，势不可挡
顷刻间
鸟儿的鸣叫被掩埋了
河滩里的芦花不知逃到了哪儿
世界一片苍白
枯树的枝头，开满了梅花

迎着北风
迎着刺骨的寒
踮起脚尖
隔着一条温暖的河流
朝北望
我看见山坡上的家门口
迎风流泪的母亲
还未来得及擦拭
风已经把她的白发
吹得纷纷扬扬

我下意识地弯下腰
把手伸到地面
触向冰凉的深处
厚厚的白掩埋的下面
春的呼吸

冬日乡村

□ 崔志强

冬日的乡村是一幅静美的画，在冷凝的时光中，静静地打开自己。

乡村应当是热闹的——人喧哗，鸟喧闹，鸡鸣狗叫……可一切似乎在一场朔风中收声。冬天将一切喧嚣赶至角落。

田野成为素淡的简笔画。这里曾经上演过春耕秋收，上演过“青箬笠绿蓑衣”。曾经流淌金灿灿的喜悦，稻浪铺至天边。如今，只剩下稻茬枯瘦零落的身影。虽有几只鸟飞起又落下，但如电影默片样，没有声音。一两缕青烟定格样，悬在半空，涂抹些暖意，但也显示岑寂和空旷。

村庄是删减版的生活图。许多生活情节删除了，滞缓了。太阳懒懒地起床。门扉是在太阳招呼好久才开启，但还是半遮半掩，生怕冬蓦然闯进来。早晨，许多声响都隐匿了——如猪的哼哼声，如鸡的咯咯声，如小孩的哭闹声……似乎这些声音都被冬冻住了。尽管炊烟开始在屋顶袅绕，但相伴随的锅碗瓢盆声没有溢出窗外，在村子里游走。人们关着门，生炊捣灶，关着门过冬，冬天好像

下了禁令。人们偶尔也出来一下，但都是脚步匆匆，干完营生又隐入门后，或是赶紧找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躲着冬。

阳光一整天都懒洋洋的，东抹一笔，西抹一笔；并且日头很早就挂上山峰，然后“砰咚”一声就隐入山的另一边，黑夜就来了。乡村的屋门关得更紧了，仿若不再与外界通消息。黑夜，乡村宛如孤岛。

村子的最喧闹之地——小广场也减少了不少热闹，门前冷落车马稀；人们行色匆匆，好像冬挥着鞭子。不再逗留说话，不再家短里长。即使搭话，也是三言两语，省俭着语词，好像冬的惯例。水面上也稀缺身影，那些“红掌拨清波”的剪影不知隐到哪里去了，三两水禽，使河面显得更加清冷和辽阔。

冬来了，乡村沉寂了，打烊了。也好，趁此可歇息歇息，将绷紧的生活琴弦调整、松弛一下；将一路的风尘、疲惫可卸下、洗却一下。犹如机器的保养，生活的驿站。等来年那股春风来临，再紧锣密鼓，满张风帆！

酒泉子·寂寞空庭

□ 洪曙光

寂寞空庭。
花草衰枝影乱。
望苍穹，
逢侯雁。
入归程。

斜阑独倚衣衿冷。
往事空记省。
叹年光，
伤流景。
尽随风。

大雪

□ 赵宝林

时至仲冬朔气寒，
江河冻结小溪残。
枯枝落叶随风起，
草木凋零刮雪烟。
山舞银蛇苍渺远，
原驰腊象跃腾欢。
皑皑景色情何限，
静静冰心慰自宽。

老家·老屋·老人

□ 毕寿柏

昨天，接到临时通知，让我去老家授课。我是金融专业讲师，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全省各地讲课。坐在去老家的高铁上，心中自然勾起对老家温暖而美好的记忆。

讲课安排在上午九点钟。不到六点钟我就早早起床，打算利用这点时间看看老家的老屋——那是我梦回的地方。

已经十几年没回老家了。我的老家在小县城的农村。童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家度过。我们居住的老屋在村子中间，是一处四间砖石结构的平房，东西各有三间厢房，折叠型的铁大门，被一把大锁锁住。一切还是从前的样子。

望着那熟悉而陌生的老屋，记忆的涟漪在心中泛起：在这个院子里，我和小伙伴一起跳过“皮筋”、藏过“猫猫”、弹过“玻璃球”、滚过“铁环子”……眼前出现爸爸、妈妈屋里屋外操劳的身影，传来爷爷奶奶喊我

乳名叫吃饭的声音，屋顶上散发着蒿草味的袅袅炊烟……

紧挨着老屋的东院是邻居黄爷爷家。我出去工作那会儿，黄爷爷已经七十岁了。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身体还好，是否健在？小时候，黄爷爷特别喜欢我，家里做点好吃的总拿给我，还给我买饼干、雪糕……黄爷爷性格豪爽，能唱、能画，“胡琴”也拉得相当棒——他还手把手教过我呢！

黄爷爷家还是那个院落，但昔日的平房变成了漂亮的二层小楼。我伸手打算敲门，猛然想到：来得太匆忙，啥都没买。两手空空的怎么好意思呢！然而，我摸遍了衣兜，一分钱现金也没带。

在我犹豫时，黄爷爷家的门开了。黄爷爷问道：“是谁啊？”

我拉起黄爷爷的手：“爷爷，您还记得西院的‘淘气包’吗？”

已经八十高龄的黄爷爷耳不聋眼不花，马上就认出我来：“哦，是长乐回

来了。”

黄爷爷亲切地叫着我的乳名，“外边冷，快进屋。”

好久不见，黄爷爷家现在可真敞亮！家用电器一应俱全。更使我惊讶的是，客厅里还放着一个漂亮的书柜：种植、养殖、文艺、养生各类书籍一应俱全。

黄爷爷说，“没事我就喜欢看书，现在干啥都离不开文化啊！”

黄爷爷兴奋地说，“现在日子可好过啦！种地国家有补助、养老有补贴，还有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……”

我看到黄爷爷手里还拿着一款智能手机，便问黄爷爷：“这‘时髦’的手机您老也会用啊？”

黄爷爷乐呵呵地说：“会，会……出去买东西，我都用手机付款呢……”

这一刻，我与黄爷爷的对话自成一一道温暖的风，无论走多远，无论在哪个城市，老家、老屋与老人一直都印在我的心里。

冬雨

□ 顾鹏程

满头白发知多少，
敢问黄花昨日新。
借得两行青女泪，
冰轮几度梦中人。

冬日夜雨

□ 包桂娟

昨夜寒云聚天霄，
凄凄冬雨敲寒窗。
风舞残枝四野萧，
迷雾蒙蒙路人稀。
湿却繁荣尘世静，
唯待晴日暖阳琼！